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丁養虛

吾師丁養虛先生，奇偉人也。學圍棋於施湘霞，傳瑤琴於郭去非，皆國手也。先生入其堂奧，且精於奇門禽遁之學。能以拳石築小山，為橋樑亭榭；栽徑寸松柏，鬱鬱茸茸，有天然之致。山巔懸瀑布一道，穿橋曲折瀉落，承以磁盆，水流循環，晝夜不絕。有欲竊其機巧者，拔起觀之，不得，仍置盆內，水止不流。經先生撥弄，依然洋溢。殆按八門生死法耳。好事者願重價購之，不肯售。問其故，曰：「入他人手，不過旬日，水法不靈矣。人必以我為欺，我不願貽人口實也。」一日謂家人曰：「盜將入我室，宜慎防之。」至晚，以椅凳□餘，縱橫排列院中，遙望之，似有煙霧瀰漫。先生囑閉門，許在窗隙潛窺。夜深人靜，見一壯者持械越牆下，潛入甕內，鑽爬逾躍，費盡伎倆，現諸身段，家人不禁大笑。資似側耳，欲遁，至天明不能出。先生去其一椅，突於缺外逃，為眾擒縛。先生曰：「休矣，彼一夜辛勞，未得一物，而供我玩戲，勿復苦之。」乃釋縛。先生呼食啖之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吾儕三人，小人技最精，故先入，見宅門內，房屋壯麗。躍入，四面皆牆，或逾之，或穴之，愈進牆愈多，但聞人聲，難覓出路。正惶恐間，忽見門開，衝突被擒，小人知罪矣。」問彼二人何不入，對曰：「聞宅內嗤嗤不絕，知有備，先遁矣。」先生笑曰：「歸語爾曹，勿再至我家，恐牆多，一夜爬不盡矣。」盜不解其故，唯唯謝去。

時二子皆冠，尚未婚娶，計非千金不能畢事。無已，乃藉新春設酒肆，用法擇吉。凡奇門家驗正時到，必天地人三才皆應，斯於謬誤。先生擇某月日寅時，應天微雪，地色白，先有一人青衣紅帶持壺沽飲，後有文武二官星過門，即刻開張大吉。至日五鼓，起呼家人，備祀神物。先生率二子懸燈開爐，果微風飄雪，有皂隸著色服，持錫壺，叩關入，曰：「冷甚，幸汝店早開，藉得禦寒，甚善。」先生詢其夜深應差故，役曰：「都督閱邊，舟抵馬頭，從本官往迎耳。」問知總制徐文殿撰出身，所隨中軍參將，係武狀元，始悟即二星官也。役去未幾，儀衛八驕，呼擁而過。先生即陳祭禮，鳴爆竹，開市。從此沽飲者，雖倍於前，千金究難驟至也。因自開燒鍋，價廉而味美，販客厚獲贏餘，遠近爭趨之。每晨停其門者，肩挑百□。期月得利千餘金，勢不能止。風聞入邑宰耳，當是時，燒鍋之禁甚嚴，將搜索釀具而罪之。幸族人為吏得信，急為之備。其蒸甑所制銅壺，式甚高大，重百餘斤，或謀埋之，或謀毀之，先生曰：「否否，勢不及，必致敗露。」率家人共舉其壺於廳事，眾目共睹之地。妻孥方疑訝間，宰已入搜。先生進內宅。叱役窮搜，甚至掘地發牆，毫無蹤影。宰出坐廳事，侍從吏役百餘，壺明明在案間，無一睹者。宰去，集家人從容碎，熔化滅跡。或問何以官不能見，先生曰：「搜遠不搜近，偶然耳。」予知先生不肯泄機，必用六戊藏形法也。遂為子畢姻，改酒房為錢局，俾二子掌之。先生以琴棋自娛，不與俗事矣。

其妻父朱氏，為邑名醫，子四人，或繼業，或設肆，因此起家。無賴之徒，覬其有肆，欺誣訛詐，四子苦累。教子讀書應試，凡入庠者，可支門戶，盼望綦切。時朱翁考終，將葬，舅以葬期謀於先生，曰：「姊夫明晰陰陽，能為人福，使我子姪一人入泮，舉家感甚。」先生敬諾：「擇冬月某日未時，應天微雨，二狗銜花戲墓側，一男子戴鐵帽，一孝婦索取石灰，此正時也。舉棺封壤，孫必游庠。」諸舅皆嘩，曰：「冬月唯有梅花，品甚貴重，狗烏能得？鐵帽唯軍中有之，太平之世，誰敢戴此？恐未必如所算。」先生正容曰：「我亦不能預知，不過依書為斷。我盡心為岳父推選，恐未至大謬。」至日，果小雨，舅已奇其言，輿輓入塋，停待正時安穴，見兩小犬，爭蘆花一枝來墓間；有農夫買得一鍋，戴於首上，以代雨具；孝婦亦至。諸舅大悅，推棺閉塚。次年，孫入泮。

薌曰：先生以琴棋名噪一時，當道富室，重聘爭迎，不應，高士也。其術數之學，老益韜晦，有求之者，曰：「我亦猶夫人耳，從憲書指與一黃道日而已。」予從學琴，見案頭奇門，謹請指教。先生卜曰：「孺子尚可。」隨指示奇王佈局法，不以術告也。叩之，曰：「此在自己研究，非師可授也。況以此炫人，恐有殺身之禍，何苦乃爾？」予不敢瀆。今先生逝矣，惜秘學失傳，諒下愚無德以承受之耳。